

V207.01

周至文史資料

第三輯



政协周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

目 录

兴办地方教育的光辉典范

- 回忆甘西小学及其主办人……………杨隆山（1）
- “民立”“民兴”中学迁来周至办学的始末……………
- ……………周至教育志编纂组（11）
- 李少棠先生和他创办的青化农职……………周至教育志编纂组（14）
- 私立三育小学……………赵育民（19）
- 舒公雪村奖学金……………舒贤齐（10）
- 回忆组建西北抗日义勇军参加抗战的经过……………庞应举（18）
- 记李敷仁先生的一首快板……………孙绍先（23）
- 穷途、远见、巧周旋
- 记张士智在国民党三区专员任中……………张建鼎（25）
- 周至县选举国大代表的经过……………陈希平（29）
- 骆谷道……………赵育民（31）

兴办地方教育的光辉典范

回忆甘西小学及其主办人

杨 隆 山

甘西小学是三十年代周至东南区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。主办人李沉斋、李萃亭兄弟是当时周至两位颇著声望的学者。校址在终南山柳泉峪下甘水之西的蒋村（现属户县）。抗日战争中期一九四零年秋，甘西小学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，至今整整四十五年了。

李沉斋、李萃亭，出身书香门第，学识渊博，品德高尚，自幼秉承家训，鄙薄功名富贵。他们目睹清末政治腐败，外敌入侵，辛亥革命后，大权旁落，军阀混战，国家民族濒临危亡的时势，立志身不入公门，躬耕自食其力，把教学乡里，为国育才作为终身事业。他们认为，中华振兴之本在于教育；经邦济世，非有品学兼优的人才不行。两位先生所办的学校原名静修学舍，以教学文史为主，兼讲授经学，研究理学。学校起初没有固定校址，条件极端困难，但就学的人很多，桃李满门，遐迩闻名。一九三零年，才在蒋村购地皮，修校舍，开始有了办学基地。

一九三一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步步深入。而蒋介石坚持其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政策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抵抗，妥协投降；对内则继续打内战，追“剿”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，并残酷镇压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

动。东北三省沦陷了，冀察又相继告急。蒋介石的倒行逆施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。沉斋先生、萃亭先生历来讲民族气节，有强烈的爱国思想，他们和所有爱国人士一样，大声疾呼抗日救国，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。为了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，他们学习陶行知先生办晓庄学校、杨松轩先生办咸林学校的经验，奔走呼吁，得到一些热心教育人士的赞助，组成校董会，筹集基金，扩建校舍，于一九三三年秋，把他们多年辛苦私资创立的静修学舍，改为私立甘西小学；明确提出“既学古，更学今，跟上时代，培养有用人才”的办学宗旨。

沉斋先生和萃亭先生，教学各有所长。沉斋先生为人严谨，治学主“约”，对学生侧重培养文史基础；萃亭先生性情旷达，治学主“博”，要求学生学习面广。两人尽管有时见解略有分歧，但兄弟恭，都以教好学生为重，在数十年的教学中一直配合得很好。不意甘西小学成立后的第四年——一九三六年冬，沉斋先生因积劳卧病，至一九三八年夏历十一月初二日逝世。萃亭先生和甘西小学师生十分哀痛。沉斋先生去逝后，新老学生百余人为他在甘西小学内竖立了一座崇隆的德教碑，表述他的教学功德。老学友徐志远撰文，我为书丹。此碑在十年动乱中被毁，良可慨叹！

自一九三七年起，甘西小学的办学重任就由萃亭先生担当起来。

甘西小学教师，以二位李先生的子侄和学生为骨干。向外聘请教师，首先要求思想进步，有真才实学；其次还要热心教育事业，不计较生活待遇。甘西小学因经费困难，对教师仅能供给伙食和零

用钱。待遇差，但大家志同道合，团结一致，工作热情都很高。先后在这个学校任教的进步人士，有户县的杨瑞安、贾晓东，富平的齐裕森、武梦名，安康的张继，河北内丘的李赞岑、王金台、李凤林，还有本县的王礼、张景文、王临民等。这些人有的同情革命，有的是中共地下党员，有的倾向革命，以后参加了党的组织。

甘西小学坚持独立自主的办学原则，对课程安排，除必修课如数学、自然、史、地等，按官方部定课本、增减内容教学外，语文课，高年级全部从进步报刊自选。至于带封建性、法西斯奴化性的课，如公民、童训等，坚决不教。不作“升旗”、“纪念周”活动。简课腾出时间，给学生讲抗战救国和革命的书报，如《社会科学概论》、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》、《论持久战》、《大众哲学》等。甘西小学的实际教学如此，但为掩外人耳目，应付搜查，课表则依官方规定排列。甘西小学当时名声很大，学生主要来自周围二三十里的农村，也有家住周至县城附近和户县涝河两岸的学生。学生中有的读完初小，有的上过完小，还有完小毕了业的。他们就学甘西小学，不只是为了学习小学的一般功课，更重要的是慕名还想在这个学校学点经史知识，文学知识，特别是革命道理。所以一般都有较强烈的学习愿望。

甘西小学师生在萃亭先生的言传身教下，课外读书的风气很盛。萃亭先生重要的教学思想，是启发学生自学，培养学生的读书习惯。学校有小图书馆，里面的新旧书籍很多。象当时的《新华日报》、《解放周刊》、《救亡日报》、《抗战三日刊》等，在甘西

小学是经常的读物。新出版的进步书籍也能及时读到。一九三九年《联共（布）党史简明教程》在莫斯科出版，当年就传到甘西小学。书报是精神食粮，甘西师生十分珍爱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，萃亭先生和我们一伙人，围坐在炕头就着煤油灯阅读革命新书，他高兴而风趣地说：“古人有把‘雪夜围炉观禁书’视为文人快事的轶事，我们乃是雪夜坐炕读禁书啊！”处在历史的黑暗时期，在蒋管区能读到揭示人类社会真理的书籍，看到国家民族前途的光明和希望，真是莫大的快事和幸事。甘西小学师生的紧张读书学习，完全是自觉自愿。

甘西小学继承静修学会传统，十分重视劳动教育。师生包括萃亭先生，经常参加建校工程、上山打柴。萃亭先生喜爱拳术，学生除了上体操、打球，还根据自愿学点拳术，开展多样的体育活动。学生最感兴趣的是听萃亭先生讲故事。他时常于下午课外坐在院内，给学生讲说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小说。有时还讲一点孙、吴兵法。这些对增进学生体力智力，都起着良好的作用。

当时抗战歌曲传入甘西小学的也很快很多。甘西小学学生唱革命抗战歌曲，是课外文娱活动的重要内容。雄壮的《黄河大合唱》歌声，象滚动的春雷，早晚震响在甘西校园上空，大大激发了偏僻乡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。

甘西小学包括它的前身静修学会，在三十年代，拥护共产党的主张，配合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，对革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。一九三二年秋，有名的祖菴镇踏区事件，就是萃亭先生与事件的直接

领导人李希平共同策划搞起来的。这次事件杀了凶恶的逼款委员赵定九和几个劣绅，大大申张了正气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上海爱国七君子沈钧儒、邹韬奋等被捕的消息传来，学校当即写信表示慰问声援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“西安事变”发生的当天，消息传到学校，师生奔走相告，立即集会庆祝，拥护张学良、杨虎城两将军对时局的八大主张。一九三七年“七七”抗战爆发后，甘西小学迅速向周至全县各机关学校发出快邮代电，呼吁成立抗敌后援会，支援前方抗战将士；同时组织宣传队，走遍附近村庄集镇，进行宣传、募捐。暑假期间，派学生李敬仪、白焕林等五、六人赴泾阳县云阳镇中共所办的青训班学习，同年冬又资助教师李凤林等赴延安抗大学习。除此，甘西学生先后去陕北参加革命的，还有马德安、李学白、韩恒光、刘智崇、刘智深、李凤岗、王继宗等。萃亭先生并且鼓励他在西安师范读书的儿子李光先赴延安，投身革命，参加抗战（后牺牲于山东前线）。每年寒暑假，甘西小学就成为返乡进步学生搞宣传工作的联络站，经常人来人往不断。萃亭先生对于来校进步人士，是热情接待，爱护备至。特别是偶尔有从延安回来的同志，他就象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，交谈问题往往至深夜不知疲倦。

甘西小学，自一九三八年秋齐裕森（中共党员）同志到校任教以后，开始有了党的地下组织活动。据王礼（中共党员）同志谈：当时在学生中发展的党员，有官桐华（现名官时中）、杨俊鹤（后改名杨守一，抗日战争中牺牲）、温广德、王廷选（现名王军）四人，

培养的对象、未及接收入党的还有秦效捷、王安民等数人。

萃亭先生早年研究理学。他崇拜明末清初著名爱国学者王夫之（船山），景仰他的气节、博学，赞成他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的主张。在理学学派中，萃亭先生属陆（九渊）王（阳明）一派。对程（程颐、程颢）朱（朱熹）派忠实维护的“名教纲常”，以及他们的“先知后行”说，极力反对。为此，曾和兴平的张晓山、张鸿山等进行辩论。萃亭先生孜孜不倦的研究学问，其主要目的在于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。他赞成康（有为）、梁（启超）的变法维新，也拥护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。当时他认为只有打破现存的旧秩序，中国才有出路，一变总比不变好。萃亭先生倾向无产阶级革命，始于大革命时期。那时席卷全国的农民运动，有力地涤荡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，使他深刻地认识了工农无产阶级的伟大和力量。“西安事变”前后，由于接触共产党人，读科学社会主义的书，他的宇宙观起了巨大的变化。他坚定地讲：“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，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奋斗就是自己的归宿。”一九三八年，中共周至地区负责人冯和骏，驻周至马召公立小学，以教书为掩护，作党的地下工作。萃亭先生闻知其有学识，徒步数十里前往拜访，交谈学问达十几小时。后来冯和骏立约到甘西小学，两人又谈论文史学术和时事问题十几小时。冯和骏至今回忆起来，还深深敬佩萃亭先生的博学和追求真理的诚恳感人态度。一九三九年，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，萃亭先生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，经当时的中共周至县工委书记张景文介绍，陕西省委批准，参加了中国

共产党。

萃亭先生自奉简约，终生不穿不用帝国主义的舶来洋货。他满头、总发，一身道学先生装束。人或问他留满头的意思，他回答说：

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。再则头发积起来，也有用场啊！”其实先生蓄满发，穿道袍，有其特殊的用意：一是不随流俗，坚持民族气节（他反对满清的薙发，也不赞成辛亥革命后，一些人在生活上盲目学外）；二是处乱世借以自我保护，避免无为之辱。主要在前者，但后者确也有一定的作用。一九四零年初夏，我随先生作了一次渭北之行。此行主要是陪送教师武梦名（中共党员）返富平探亲，同时听听时局风声并为学校物色聘请教师。当时火车刚通三原，交通还不方便。为了缩小目标，三人分两路走，梦名一人走一路，我伴随萃亭先生走一路。路上走了三天，第三天傍晚时到富平县城。我和萃亭先生在县城西金城堡找到梦名的家，梦名已先我们到家了。出乎意料，我们到梦名家的第二天黎明时，敌富平县政府就派人来逮捕梦名。我和萃亭先生住在梦名家的客房，两个持短枪的敌人闯进来盘问：“你们从哪来？”萃亭先生坦然回答：“我是武观石（梦名的父亲，国民二军军官）先生的老朋友，从三原刘守中（国民党中委）先生处来，看望武老夫人。”敌人打量了一下萃亭先生的装束和神态，再未诘问就转身走了。梦名被敌逮捕走后，我们帮助梦名爱人周绮霞迅速把他们房间的书刊作了整理和掩藏，即离开富平返回三原。回想这次我们能够顺利通过沿途关卡，特别是在敌人逮捕梦名的危险当口能够安然摆脱敌人的盘

诘，就是吃了萃亭先生古朴装束的大益。

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。随着时局的逐步恶化，国民党反动派对于甘西小学的敌视和破坏，在一步一步地发展着。除了经常寻隙滋事外，反动头头还几次亲到学校搜查书报。一九三九年秋，一个细雨濛濛的上午，学校正在上课，忽然祖菴小学一个学生送来消息，说县党部书记长伍步升，即将由祖菴小学来甘西。学校师生迅速对书报作了清理。伍某到校搜查一无所获，便召集学生讲话，对共产党无耻诽谤，并说：“国共两党象水火一样，根本不能相容。”讲话后，萃亭先生严肃地向他质问：“伍先生说国共象水火一样不能相容，这话我们不能同意。《周易》上不是有“水火济济”一卦吗？水火有不相容的一面，但还有相济为用的一面啊！国共两党合作抗日，有什么不好？”闹得那个家伙窘然无以答对。可是从此祸害就不断袭来。“皖南事变”前，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意志，阴谋部署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。一九四零年夏，CC特务田傑生作了周至县长，邓祺作了县党部书记长，他们勾结当地几个反革命分子，加紧对甘西小学进行破坏。这年农历九月十四日田傑生亲带武装团队，到校检查书报，以“赤化”为名凶恶捕人，于是学校被迫停办。

敌人先后逮捕学校教师四人，有萃亭先生和我，还有李敬仪、王雅群。我们被监押半年多，到一九四一年夏初，经花钱活动，才先后具保出狱。萃亭先生因年老有病，在狱中惨遭摧残，出狱后不久——农历六月十七日就离开了人世。歿时五十八岁。他的学生、亲

友、同志，闻知噩耗，无不伤心痛哭。萃亭先生弥留之际，还念念不忘恢复甘西，要把小学发展成为中学。解放后，党和政府已追认他为革命烈士。

甘西小学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，但它留在社会上的影响十分深远，它对地方教育、对革命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。甘西小学师生先后投身到革命行列的人数很多，有的还成为高级领导干部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，奋斗在各条战线上。

甘西小学在黑暗的蒋管区，所以能够顺应历史潮流，坚持正确方向办学，后来并且成为党的地下据点，其主要原因有五：（一）萃亭先生有为真理奋斗、教育救国的坚强意志；（二）距县城六十里，地方偏僻，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；（三）与群众建立了血肉关系，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；（四）二位李先生的学生很多，当时在同至教育界有一定势力；（五）二位李先生德高望重，社会地位高，在士绅界也很有影响。学校遭受破坏，尽管是难以避免的，但牺牲大，教训惨痛，应该深切记取。现在回想，最根本的失课是不懂斗争策略，不研究形势，及时采取必要办法，实行隐蔽，因而吃了大亏。

甘西小学，在艰难的岁月里，树立了兴办地方教育的光辉的典范。沉斋先生、萃亭先生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，奋斗终生，功绩昭著，事实如山。可是，在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去逝二十多年的萃亭先生，竟横遭诬蔑，甘西小学也被抹成“黑学校”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拨乱反正，为萃亭先生平反昭雪，恢复了他的

革命烈士的荣誉。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，凝聚着先贤心血、应该留以启迪后人的甘西小学旧址，却被辟作他用。化雨春风空仰止，传经降帐何处寻！

舒公雪村奖学金

舒 贤 齐

一九四零年西北大学招生，榜发之后，当时周至西片只考上了三个学生，其中哑柏裕盛考上两个：舒贤颂与蒋玉其；翠峰马家庄考上一个：孙正胤。当时我父舒雪村，认为周至西片教育落后，文化不发达，本拟在和尚庙（在哑柏联星）办一所私立中学（庙产是我家捐赠的），可是该庙庙址在武功境内，所以武功县府和西安佛教会多方阻挠，使之成了泡影。

一九四三年哑柏联立师范成立（周至、眉县、武功联办）我父准备，设奖学金于该校予以资助，后因该校学生常常因伙食被克扣而打架闹事，眉县、武功先后拆伙回去，因而在此期间就没有提起此事。直到一九四七年该校成了周至简师，新成立了领导班子，学校正规化了，我父才正式在该校设置“舒公雪村奖学金”。由于当时国民党的法币贬值，奖学金按实物定为每年每班一石大米（哑柏斗，每斗约四十五斤），分两学期奖给，当时周至简师只有六个班，故总额为每年六石大米，奖给学习成绩优秀者，每班领奖名额多少由学校决定。计发了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两年。

“民立”“民兴”中学迁来 周至办学的始末

“民立”“民兴”原是西安两所私立初级中学。前者在西安东关龙渠堡，后者在西安城内东南隅东庭门街。

“七七”事变爆发后，日寇飞机对我内地城市以至乡村不断进行空袭。地处西北重镇的西安，当时为敌机袭扰的主要目标。一九三八年间，敌机轰炸、扫射尤为狂烈，曾日夜轮番空袭，人心惶惶，正常生活几乎无法进行。为了坚持教学，城区各中等学校多纷纷外迁。在此情况下，“民立”“民兴”相继迁至周至。

两校约于民国廿七（1938）年寒假中来周至进行筹迁工作，次年春即开始授课。学校办公处设于草巷北端路东一独立院内，校址设于县东门外火神庙。该庙东临沙河，南靠通往县城大路，隔路迤南为一遍植柳树之辽阔地带。庙内东北部屋宇较多，两校因陋就简，稍加修葺，并于南部增建草房一排。除庙院北首空地新建矮小草房一座作为教员课间休息室外，其余全部作为教室。

教室内均以土坯砌墩，架以横木，作为坐凳。学生自备图板一块（长约一尺的长方形薄木板，一侧钉布为袋，盛书籍文具，上方穿孔系绳，以便携带）置于膝头作为课桌。教师授课，除必不可少的黑板、粉笔、授课桌外，只持教鞭一支。教室或阴暗潮湿，或豁敞无蔽，略无采光、防寒、通风之可言。

两校师生虽各自有所归属，然教学管理却相互统一，教师交相授课。师生食宿均自行解决。教师多于城内租住民房。学生则租住于城内或学校附近村庄如王婆寺、县马村、沙河岸等处之空闲民宅中，有同班一室，也有同年级一室，更间有不同学校且不同年级一室者。同室数人商借住户桌、凳、床板，夜间同围油灯一盏，研习功课。至于一日三餐，其解决办法亦各式各样：一般是由家中携带口粮，依住宿相近之便，自组伙食团体，觅人炊爨，按月清结。有的则借住户搭火，或同室数人自炊者，还有自备干粮就食街道饮食摊贩者，形形色色，不一而足。

在政治腐败，民生凋敝的艰苦抗战岁月中，尚能苟安一隅，求得学习机会，确属不可多得。自两校来周至后，户县、兴平、武功、乾县等地来校就学者络绎不绝，尤以周至学生为数最多。因为处境艰困，良机难得，所以师生多能下敬上爱，刻苦自励，致力教学。就居住地址言，虽散居各处，而绝少缺勤旷课；就秩序纪律而言，虽烈日酷暑、朔风凜冽、阴雨连绵、道路泥泞，亦必按时到校；甚而敌机空袭，仍能迅即疏散林荫，坚持教学，从未少辍。

当时两校教师多为学养深厚之中老年，其诲人不倦，热衷教育事业之精神，感人至深。如民立校长王敏功任化学课，虽已鬓发斑白，仍能寒暑无间，以其丰富的化学知识与教学经验，在没有实验设备的情况下，讲授深入浅出，博得同声赞誉。生物、卫生教师渊先生，年已七旬，曾为教学解剖过自己夭亡的幼儿。国文教师黄干清，每授一课，必旁征博引，析文解词，务使学生心领神会，尤以

批改作文，无不字斟句酌，毫不苟且。代数教师张仲谋，批改代数作业，对错别字亦绝不放过，训育主任王子甫教算术，多用图解法；教地理，每上课当堂以彩色粉笔绘制所讲之地域轮廓，然后随课文所及，绘出山脉、河流、城市、交通路线，其绘图之娴熟精确实为惊人。

迨抗日战争后期，民国三十一年（1942）寒假，“民立”“民兴”搬回西安，次年春季在本校上课。

周至县教育志编纂组供稿

李少棠先生和他创办的青化农职

周至教育志编纂组

李少棠先生是周至青化乡青化村人。1892年生，1969年1月9日逝世，卒年78岁。他曾任国民党17军的旅长。1945参加中国民主同盟。1949年协助我军，策动国民党在周至的驻军起义。解放后，曾任周至县政府委员、咸阳地区土改委员会委员、周至县土改委员会委员兼调查股长、民盟周至支部主任委员、周至县副县长、省人民代表、周至县政协副主席。

李少棠先生热心教育事业。一九四零年，他亲自出面在青化创建了青化小学。后又感到青化地处周至西部，离县远、偏僻，要改变青化一带贫穷落后的状况，需要培养一批农业技术人才。一九四八年秋，他在青化小学内创办了一所青化农业职业学校，这是周至最早的一所私立农职学校。

李先生在1947年就着手筹建农业职校。他举办“游艺会”，摆酒席，请了一些乡大户和当地豪绅商谈：捐钱出粮，筹措田地，以供教育经费开支；发动群众拆庙宇，盖校舍；聘请西北农学院、西安、哑柏等地著名老师兼任学校教师。李少棠担任名誉校长。农职学校校长由张恭直老师担任。

这所农职学校的学制定为三年，目的主要是为当地培养农业技术人才。学生除周至的外，还有眉县的少部分。学生免费报名，

食宿自理。每届招收两个班，每班四十名。学校开设有国语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动物、植物、农知、园艺、政治、兵役、防空等十一门课程。专业课——农知、园艺，以实习为主：教师持标本、模型，让学生观视；对各类农作物的栽培，果树的嫁接，防虫等技术的传授，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。

1949年4月，当我军采取战略性转移时，胡宗南队伍从眉县向东反扑，曾驻扎青化农职学校一月之久。校舍被占，师生流落出走，校内实验园地惨遭践踏。同年十月解放战争获得全胜，局势稳定，农校师生又返回本校。

由于战争的创伤，学校经费困难，连每月28斤小麦的教师工资也无法保障，几元钱的微薄收入也拿不到手。农职学校的老师，除完成农校教学任务外，还给小学兼课；或借演戏、扭秧歌来搞点经费，供学校开支。看到这种情景，李少棠先生深感内疚。他派人去泥峪口李家山场收木炭供教师冬天烤火；又通过在县城（西街水电局）开办了面粉加工厂和卖棉花、卖粮食搞点钱来资助学校。李先生还卖了自己的五头骡马开支教师工资。

1950年2月，学校由肖俊光任校长，任百忍任副校长，又坚持了十个月。当时农校要求周至县接收为公办学校，但由于县上有具体困难，无从归口。学校实在维持不下去了，只好停办。农校的学生先后转入周至中学、武功农校和眉县林校去了。青化私立农业职业学校就这样告以结束。